



张恩利： 紧张是一种状态，是一种进步

这是一个安静得让人出奇的展厅，不仅展出的作品安静，看的人更安静。一张床、一只桶、一张放置电脑的桌子、一间污渍斑斑的淋浴间、一只皮鞋、一幢未完成的空建筑、一个工具柜……画面上都是实实在在的物，静谧中却似乎透出种种暗示和启发。这就是时隔4年之久，张恩利呈现给我们的一次个展。



◎本报记者 杨琳

展览在香格纳画廊H空间展出，正如艺术家的作品一样，展览非常静谧地举行着，但在每一位观者的心中却泛起种种波澜。更多的声音是在惊叹，这是一种全新的绘画语言。张恩利的创作不仅让普通观者感到了从未有的震动，同样让业内同行也深深思索。一股深藏于画面下的力量让观者防不慎防，如同平静湖水下的惊涛骇浪。

转向沉静的物象表达

一切都是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物体。没有奢侈，没有豪华，更没有绚丽；也没有破坏，没有变形，没有符号。艺术家在做什么？想超越17世纪那种出神入化的静物画吗？

“或许静物画的表达的确已是一个很难的主题，问题在于是否敢去碰这个主题。因为它本身没有给予创作者什么余地。然而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更有感染力和挑战性。”

这就是张恩利的选择。如果说，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善于的是用“虚”来表达深层次的意味，那么张恩利选择的则是对一种“实”的探索，通过实实在在的物象，来传达其“背面”无限的含义。何谓“写实”？有的写实同样是栩栩如生，同样是实物入画，却感觉不到“实”，那种存在，是没有分量的存在。然而，张恩利却将生活中往往被人忽略和忘却的事物加以提炼，细腻和微妙成为这种表达的关键。这是来自一种超越常人的观察和心理探索，这与年龄无关，却绝对来源于个体对事物看法的理性把控。

在张恩利的画面中，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物都给人一种“空”的感觉。桶是空的，床是空的，建筑是空的，桌子上除了电脑也是空空如也……

“少往往被喻为乏味，而空不是少，相反却是一种无限的可能。”

这就是张恩利从2000年开始深入探索的静物《容器》系列。抛开之前那种满构图、夸张的、充满了动感的人物描绘，而转向了沉静的物象表达。在这些物象背后，感受到的却同样是人，是使用这些物的人。透过物，去观察背后的人，就如同推理小说的心理暗示一样，予以人无限的想像空间。无论是4年前在上海比翼艺术中心的个展，还是现在，每一次展览，张恩利都给人以新的视角和观察方向，让人震撼。然而，这8年的探索对于张恩利来说却是“这条路才刚刚开始”。

“空”可以产生无限的可能

正如他的作品用“空”让观者通

过自己的视角去寻找画面中的无限可能一样，张恩利对于自己也是他画面中那张空空的桌子、空空的桶，可以产生无限的可能。因此，他所有个展的名称都是《张恩利》三个字。因为他不喜欢被定义，定义对于他来说等于艺术被挟持。定义容易将事物简单化，从产生诱导，并影响艺术家的思考。所以，他说他不是在进行一种新的绘画语言，而只是做了一件“不合时宜”的事。

由此，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张恩利的创作过程中，紧张是他惯有的一种状态。

“我创作的时候紧张，创作完了也紧张，展览前后同样紧张……不是我追求完美，而是它可以让自己不能太满足。有时候感觉良好不是错，但却让自己很难进步，不要说进步，就是让自己始终保持这条线都难。艺术的创作是一辈子的事情，需要的是不停创作。这个做完了，下一个是什么，这是永远面临的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不能重复。”

而创作之后张恩利都会回顾。“回顾是我老做的事情。艺术做完不能就此算数，有的时候它会有点偏差，需要把它在拿起来很好地研究一下。这样才会对后面更有指导性。”

回头看看，张恩利的个展很少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撇开国外不算，在国内，细细数来，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是4年一次：一次是2000年；一次是2004年，然后便是今年。这样的相隔时间似乎对于如此知名艺术家来说似乎长了点。

然而，他说：“不长，这样正好，这才是一位艺术家创作的正常周期。否则，给观众的就会千作一面，没有意义。”这就是张恩利。

启发比批判更重要

当代艺术中，很多都是通过绘画来表达哲学思想、社会批判，但张恩利避免谈“批判”。

“它让我想到造反，这其中有些是具有破坏性的。尽管破坏性里也包含有建设性，但从社会角度讲，革命是带有很大好处的。”

“人就像是个海绵，一直在往里吸着，但是往往吸了些什么呢？自己并不清楚。”

所以，在他的绘画中，体会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启发。在他看来“启发更重要，人有时候只能做到启发。”而这些启发的源泉对于张恩利来说就是艺术史和生活本身。

艺术家与普通人都是一样的，甚至比普通人更累。但对于张恩利来说，“累好，人不能太轻松。”表面平静，内心狂野，这就是张恩利。我们期待着下一个4年。

金石：做和“美”不相关的作品

◎成嘉琦

采访金石，是个意外。在2008上海双年展59人（组）参展者中，他并不突出。看到他的作品，觉得有意思，于是拨通了他的电话。电话那头很安静：我就在宾馆。

《1/2生活》：更为成熟和完整

双年展上发现金石的作品，会有两个反应，一个是豁然开朗，一个就是觉得眼熟。豁然开朗，是因为在这次双年展上看到诸多具有“庞大体积”概念的作品。逛到了三楼，思维已经基本进入疲劳状态，突然看到一个如此袖珍，又真实可触碰的作品时，感觉到亲切。

这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装置/雕塑作品，创作概念来源于他之前所作的《家庭影院》想法的延伸。关注之前成都双年展，就不奇怪在上海双年展上看到这个似曾相识的作品。但是很明显的《1/2生活》在创作和想法上都更为成熟和完整，保留了这一系列中《棚屋》和《家庭影院》中所要传达的“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生活空间”的最初创作基石。

2008上海双年展三楼入口处，显眼的摆放着他的《1/2生活》作品。我来回回看了很久，没有发现作者。在我快要失望的时候，企图去

想像依靠在角落里的一个年轻人会是作者本人，不过很快的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，直觉告诉我“太不像”。直到和他约了采访，金石很礼貌地来开门，我才突然发现，他就是几乎整个下午靠在墙角的那个年轻人！问他为什么那么酷地站在那里一下午，他说只是想观察一下大家看他作品时的反应。问他有没有收获，他想了想回答我说：“没有”。“只是意外我的作品会摆放在入口，我一直以为会是个边边角角。”

创作：没有目的，只有兴趣

目前任教于中国美院的金石，常居杭州。除了拿出大部分时间创作作品，他几乎游走过杭州各大废品站、民工楼、垃圾厂、小商品市场，将关注点集中于生活在城市里的边缘人。“他们有着两种混杂的生活方式，充满了对城市的幻想，在他们的居住空间里，你会看到很多奇妙的东西。很多摆放在我们家庭里的东西，在他们的空间里完全变了样，比如保险箱里放的可能是衣服甚至是收音机，后视镜被他们捡来用作了镜子等等，我将这些元素都尽可能完整的融入进我所作的空间装置里。用雕塑，材料，或者拼贴的手法将一个居住空间以缩小普通房间1/4的大小再现还原。”



金石作品：《棚屋》

金石评价自己的作品违背了“传统美学”的审美标准。所有你可以想像的“脏”都进入了他的作品里，为了将边缘人的生活状态，通过日常居住空间的摆放格局和细节表现出来，往往要将所有的家具，摆设都做脏做旧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单纯符合他们的生活形态。金石说“创作本身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，当你的观察有了发现之后，下一步就会尽可能地把你所看到想到的，通过你所擅长和喜爱的方式呈现出来，这就是我的作品。”

对于装置艺术创作而言，在创作带有系列性质的作品时，往往会经历一个实验的过程。在《1/2生活》之前，金石尝试创作了《棚屋》《地摊》《家庭影院》，虽然都为实验过程中的作品，但是每一件却又都有着不同的思考价值。每一件创作的开始，都因为有着新的思考和观察，试图将他们放进作品中，彼此存在于一个唯一的空间里，相互间发生着作用。

困惑：如何将作品长久保存下来

目前，金石的大多作品都暂时放置于学校的工作室里。摆在他面前最艰难的问题，是如何将作品能够长久的保存下来。每次的运送和展出之后，作品里零碎的元素细节都会因为太小，太普通而被忽视。很多时候，他会在一个展览进行过程中，亲自钻进他的装置空间里，将被观者不小心碰掉的“一个小肥皂盒”重新放回原位。这样的事发生多了，金石也越来越担心这些经过做旧做脏的普通小零件，能够保存多久。

“但是，做作品时你是不可能过多去考虑运输，保存，是否有好的形象等一些作品之外的东西的。”这是一个矛盾，也是一个挑战。明年3月，金石会作为邀请艺术家参加北京站中国的展览。如果展览提供的是交流，那种交流在金石看来，弥足珍贵。